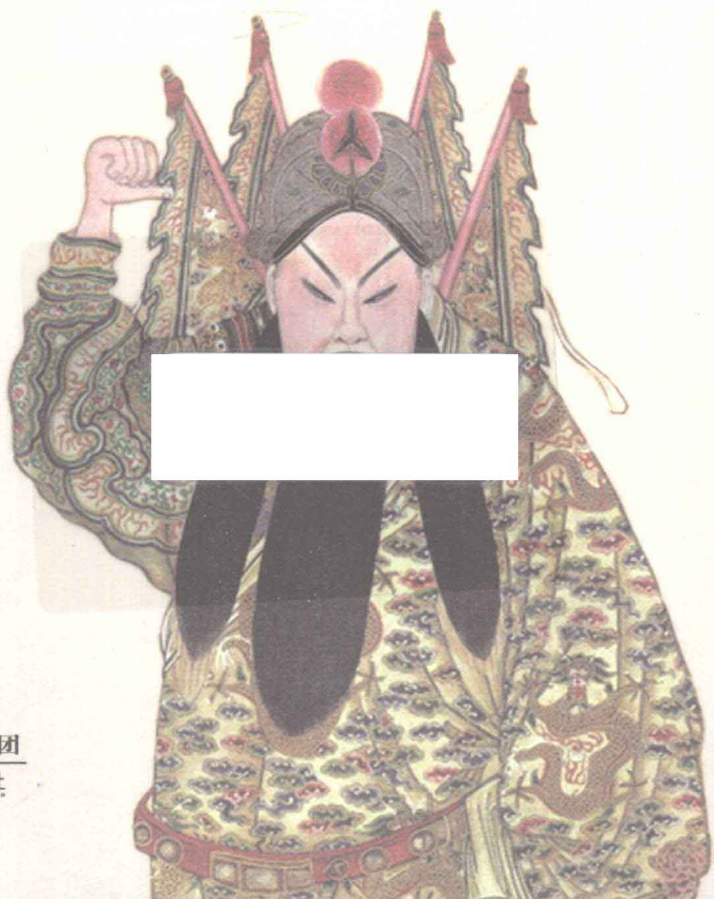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精忠旗
绿牡丹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精忠旗

绿牡丹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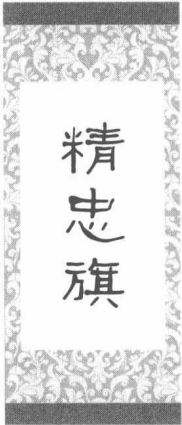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八册，包括《精忠旗》《绿牡丹》等两篇传世名作。



目 录

精忠旗	/ 001
附评：千古奇冤精忠旗	/ 062
绿牡丹	/ 065
附评：德才巧配绿牡丹	/ 150





精忠旗

「岳云给张宪写密信？」韩世忠对此不大相信，「敢问丞相，那信中都写些甚么？」「这个……」秦桧被问住了。他眼珠一转，强词夺理道：「信上虽未写明，可事体总是莫须有的罢！」

「莫须有」三字，乃「想必会有」之意。韩世忠一听，禁不住失声高叫道：「天哪！『莫须有』三字岂能定人罪名？便是定了，又如何使天下人心服？」

精忠旗

本篇故事是根据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修订的同名传奇剧改编的。

原剧署“西陵李梅实草创，东吴龙子犹详定”。李梅实生平事迹不详，龙子犹就是我国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

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或三年（1646年），崇祯时曾为福建寿宁知县，不久退职居家。

他生平所作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改编、修订过的戏曲有《墨憨斋新曲十种》，《精忠旗》是其中之一。他的戏曲主张接近吴江派。经他收集、整理、改编过和创



作的还有小说“三言”《新列国志》《平妖传》，散曲《太霞新奏》，俗曲《挂枝儿》，笑话、笔记《古今谭概》《智囊补》《情史》（合称冯梦龙三异书）等，诗文集有《七乐斋诗稿》《春秋衡库》《中兴传略》等，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有杰出地位。

《精忠旗》写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被卖国贼秦桧谋害的故事，是我国古戏曲中比较优秀的悲剧作品。该剧与其他同类作品不同之处是洗去了岳飞故事中的愚忠色彩，使岳飞这一抗金英雄的形象更加崇高完美。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入侵中原的金兵攻陷京师，掳走了钦宗赵恒和他的父亲徽宗赵佶，以及后妃、宗室、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官吏人等，还抢走了大批礼器法物、天文仪器、书籍地图、府库蓄积。这便是有名的“靖康之变”。此后不久，高宗赵构即位，正式宣告北宋覆灭。南宋从此时开始。

“靖康之变”发生之际，岳飞正在副元帅宗泽帐下任秉义郎之职。听到徽钦二帝被掳的消息，他忍不住放声大哭道：“天哪，国家怎么有此大变！君王踉跄道途，为臣死有余辜。我那圣上啊！是谁造成这般灾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于此！”

激愤之余，岳飞命牙将张宪拿起刀来，在自己背上刻下“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张宪手握尖刀许久不肯下手。岳飞问他犹豫什么，他迟迟疑疑回答：“怕老爷疼痛，小人不敢下手。”

岳飞怒道：“我岳飞拼将头颅报效朝廷，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你尽管大胆动手，深深刻出便了！”

张宪无奈，只好道：“既如此，小人遵命便是。”好不容易刻画完毕，张宪正想寻找布帛替岳飞止血，岳飞又命他用墨法将刀痕染黑。张宪不解，问他：“老爷立志报国，固然可敬可佩，只不知何苦忍此疼痛？”

岳飞无比愤慨地回答：“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是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就是要唤醒那忘君背主之辈，要他回顾，知道身后还有看他议他之人！”

回到家中，岳夫人听说他“刀瘢透骨，刻损肌肤”，不以为然道：“相公！尽忠二字，谈何容易？倘若忠臣出得力时，国家也不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了。相公岂不闻‘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岳飞问：“依娘子之见，如何是好？”

夫人回答：“那还用问么？你自不去学那扬子云为莽大夫，还是学陶渊明为晋处士，将世事看得淡泊一些，却不身名两全，忠智兼尽？莫要过于死心眼儿了，死忠死孝，只是白白苦了自身。说到底，都是些空名，于世事半毫无补！”

“娘子差矣！”岳飞听得连连摇头道，“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岳飞心豪胆壮，热血沸腾，委实是为了报效国家，毫无沽名钓誉之念。”

“爹爹说得是！”银瓶小姐在旁插口，“男儿汉头颅自家发付，岂能容得一念疑惧！纵然有人能苟且偷生，可苟且偷生一辈子，又能如何？反正忠贞奸佞，到头来都要尸骨共腐的，何必枉将自家声名弄坏？”

“多嘴！”岳夫人白了女儿一眼，道，“你就会帮你爹那书呆子说话，全不想为娘乃是从长思虑的！”

“咳，娘子！”岳飞耐心地对夫人道，“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我辈臣子本来就应当以身许国的，何况今日二主被掳，国家受辱……”

“是啊！”银瓶小姐接着道，“都如娘说的那般巧于规避，国家大事谁去匡扶？太平富贵是众人共同争来的，天下乱离，还不就因

为愚鲁之人太多么？”

“我看你父女俩也够愚鲁的了！”岳夫人长叹一声，对岳飞道，“相公，我岂不明白你的心志？只是有些话儿，我也说不清。照理说干功名应当无拘无束，舒展自如。可眼见得目下满朝奸佞，谁容得你尽力驰骋？自古道高鸟尽，良弓藏。如今莫要说高鸟尽了，只怕高鸟还没有取到手，你这把良弓，早教人家收起来了！”

“其实眼下成败如何，尚难预卜。”岳飞对夫人道，“可只有尽了人谋之后，方可再去说天数啊！”

正说话间，家人来报：“张宪稟事。”岳飞让夫人和银瓶小姐回避，命家人召张宪进来问：“你打听勤王之事如何？”

“禀老爷，”张宪回答，“宗老爷元帅修书与各道总管赵野、范讷等三人，约他们合兵勤王。谁知那三人闭门不管窗前月，反说宗元帅非狂即愚……”

“哦？”岳飞听得睁大了眼睛，“那副元帅呢？他如今怎么着？”

“副元帅无人相助，也进兵不得了！”张宪沉痛地回答，“他如今是按守孤军难自主，眼睁睁无计谋……”

“岂有此理！”岳飞听得忍不住拍案而起道，“我原以为随附副元帅之骥尾吐尽胸中悲愤，还恐自己难效区区微力，岂料副元帅自己也伸不得志！这是为何？这是为何？为何忠义之士总是难伸志，



伸得志的又偏偏不是忠义之人？天哪！终不然要让君王便如此野处下去么？他们何年何月才能返回京都来啊！”

这时节，在金兵兵营之中，吏部侍郎李若水正悔恨莫及，痛不欲生。

原来金兵北撤之际，是将徽钦二帝作为人质掳走的。为了不使宋朝君臣生疑，他们谎称要邀请这一对父子皇帝到兵营中议事。李若水对金朝的“诚意”深信不疑，料无他虞，不仅力劝徽钦二帝动身北上，自己还跟他们一道来到北朝。可是，到金营后，他发现金朝似有羁留之意，全无放还之情，压根儿没有让徽钦二帝南归的意思，他才知道上了当，忍不住捶胸顿足，又悔又恨。

这天，他听一个被掳来北地的宫娥说，徽钦二帝和宫中后妃，都被换却衣衫，同奴隶们一道受苦，不禁哭倒在地道：“皇天，皇天哪！想不到我宋朝锦绣江山，破败到此种地步！这都是我李若水见识短浅误了大事，我便是死，也逃脱不得万世骂名了！”一气之下，他想豁出一命与金兵拼了，转而又想，在这狼窝蛇窟之中，死了自己一个人，同死一只蚂蚁有甚么两样？唉，大厦将倾，一木难持啊！

正哭得伤心，枢密使张叔夜又被兵押了过来。楚囚相对，两人又忍不住痛哭一场。张叔夜向李若水讲了徽钦二帝被逐进奴隶队中服苦役之事，满怀悲愤道：“侍郎啊！我张叔夜眼睁睁吐不得中原气，更不见一个忠臣义士出来抗争。便是你我二人，也只落得楚囚相对，无能为力。难道我堂堂大宋，竟会如此可怜！”

“你莫再说这些了，张枢密！”李若水接过张叔夜的话道，“眼下是乾坤翻覆，好男儿到此也难回避。到如今他人的担子我推不得，本分之内更是我所当为。以往之事，谁对谁错，就莫再去追究它了，该落甚么下场，还靠自己挺持。你不必太伤心了，张枢密！以我所见，眼下，死，只怕倒是一件易事，只有这桩事由得了你。你看我大宋河山支离破碎，万千百姓抛妻弃子颠沛流离，如同鸡犬一般被人家赶来赶去，活着，不也是受罪么？这场灾祸究竟是何人造成？我非要活着见到他，把这个误国害民的奸贼找出来不可！”

张叔夜刚被带走，一个金朝官员便带领大队人马，前来劝降。他对李若水道：“李侍郎！我家元帅有令，要我等保你安全无恙。他教你早早归顺过来，大大的与你个官做。”

“呸！”李若水朝那官员脸上啐了一口道，“你睁开眼看看，俺李若水可是那见利忘义、贪图高官厚禄之人么？”

“与我打！”金朝官员又羞又恼，破口大骂道，“亡国贼臣，还



讲甚么廉耻节义。我看你是不知死活了！”

一员金将闻声上来，劈头盖脸打了李若水几个耳光，又被另一位金朝官员拦住，继续劝道：“李侍郎！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今日顺从，明日便富贵了，休得要执迷到底。再说，据我所知，你家太老爷和太夫人俱已年老，望儿心切，还指望你回去照料他们。你暂且归顺我们，便好回南朝去了哇！”

“哈哈，俺李若水从来到北朝之日起，便没有打算再活着回去！”李若水冷笑一声，硬铮铮答道，“天无二日，臣无二主。俺生为大宋之臣，死为大宋之鬼，你等看着办罢！”

“嗨，有骨气！”那金朝官员怪声怪气地狞笑道，“想不到南朝还有你这等忠臣义士！我且问你：你二老爹娘将你抚养成人，恩情何等样大，你难道不打算报答他们？”

“念双亲之恩，自然无与伦比。”李若水正色回答，“只是俺父母从小便教俺知道，忠与孝一般义，自古忠孝难得两全。俺为国尽忠，二老双亲，也会引为安慰的！”

“你快快投降，免你一死！”众金兵随金将在一边高叫。

李若水扫了他们一眼，轻蔑地道：“尔等犬辈，无端狂吠个甚么！”那些金兵一听李若水骂他们是“犬辈”，不禁勃然大怒，一齐上来，围住李若水拳脚相加，又打又骂。

李若水在金兵扭打之下竭力挣扎着回骂：“尔等犬辈无端狂吠，敢是欺俺大宋无人？大不过一死，何须如此凌逼！哼哼，我恨不能击贼破贼……”

“好哇，你敢骂我为贼！”金将拔出刀来横在李若水面前道，“你敢骂一句，我宰了你！”

“你便杀了俺，又有何惧？”李若水连眼也没有眨一下道，“俺李某绝不辜负国恩，纵使身死刀下，也要效睢阳张巡，化为厉鬼杀贼！”

“好哇，我教你厉鬼杀贼！”金将一刀砍在李若水嘴上，恶狠狠骂道，“你再敢骂，看我要你狗命！”

“骂，骂，还要骂！”李若水被他一砍，索性直跳起来大叫，“只要俺李若水不死，便非骂到底不可！”说着“呸”的一声，将满口鲜血啐了金将一脸。

这一来，金将恼了。他一把抹去脸上的血污，大吼一声：“杀！给我杀！”托起大刀，便劈头盖脸地向李若水砍将下去。众兵士闻声不敢怠慢，一哄上去，乱砍起来。不一刻，便将李若水砍为肉泥。

金朝官员在一旁看得呆了。直到众兵士在金将号令之下纷纷退后，眼看着金将手提大刀绕着李若水那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转了一周，他才情不自禁地脱口叹息道：“好个铁铮铮的汉子！想当初



破辽之际奇人辈出，国破也还不忘争气，区区一北朝，颇有忠和义。今日之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个人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同徽钦二帝一起被金国掳去的奸臣秦桧夫妇，受金国四太子兀术之命潜回南朝，准备与金兵里应外合颠覆大宋。

那秦桧本是主和派的首领，到了金国，自然受到多方优待。再加上他的妻子王氏仗着有几分姿色，讨得兀术太子的欢心，在金人眼中更非寻常宋朝官员可比。金朝正是虑及宋朝“猛将砺齿磨牙犹思一奋，文臣呕心吮血各在掳谋”，才决定放秦桧夫妇南归，以便暗中行事的。

临行前，兀术太子赠予王氏明珠一颗，殷勤嘱咐：“夫人，我与你萍逢大海，遂结欢盟，三生有幸，两意相投。但今我两国兵革未除，生灵涂炭，须通和好，方保两全。此事非你丈夫不能主持，非夫人谁为撝掇？我今将明珠一颗赠予夫人，日后见此明珠，便如见我。和好若成，相见有日。”

王氏听说，故意做出一副媚态道：“太子在上！我丈夫荆榛余息，得蒙不杀之恩；贱妾荆劣下陈，上托同心之好。正打算侍奉百年，怎忍心一旦抛离？既然太子为国家大事勉言割爱，贱妾岂敢不

一力担承。只是你我云雨情深，如何割舍得下！”

兀术劝她以国家大事为重，将儿女私情忍痛抛割，接着便唤秦桧进来。

秦桧一听说要放他南归，连忙向兀术太子表白心迹道：“下官乃受恩犬马，择木良禽，以此为家，绝无归念，南朝是断断不愿再回去了。太子召命，实难听从！”

“咳，你的忠心我岂不知？我也舍不得放你回去。”兀术太子说服他道，“只是两国通和非你不可，我纵然有心留你，时势也不容你留在此地呵！须知两国彼此通和，非得有人居间说话不可，除你而外，谁能当此重任？我性耿直，心真口真，不比你中原人机巧诡诈。你只须依我之计行事可矣！”

“太子英明！”秦桧听得不住点头道，“不知下官此番回去，太子还有甚么安排？”

“你近前来，我与你讲。”兀术太子面授机宜，“秦先生！眼下南朝举族虽罹北轶之惨，敷天尚同左袒之心，猛将磨牙砺齿，文臣呕心吮血。当此之时，我想必须一面陈师边境，一面通和讲好。你回南朝去，教他金帛年输岁运，如人害了‘中消病’，不久倾亡；君臣宴息偷安，如人吃了蛊毒药，自然举发。那时我便挥师南下，一举成功。今用兵之计非我莫属，两国通和则非你不可。秦先生，你